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2.499

《小夫人金钱赠年少》中的“志诚”观及其与《金瓶梅》的互文性

孟祥泽¹ 赵千慧¹

(¹ 云南大学, 云南 昆明 650000)

摘要: 冯梦龙创作“三言”的主要目的是教化普通民众,他在篇目的编排当中采用了对应原则,即每两卷题目成对偶句,内容互相补充呼应。其中,《警世通言》第十五回与第十六回补充呼应,共同表现了“志诚”的主题。“志诚”在境界层面表现为“静无动有”,在内容层面表现为“忠信”“忠孝”,这两个层面共同构建了普通民众的核心伦理道德观与行为准则。此外,《小夫人金钱赠年少》与《金瓶梅》处于相同的文化环境以及共时的话语空间,文本存在着相互交叉、渗透的现象,具有互文性。

关键词: 志诚; 张胜; 互文性; 《金瓶梅》

《警世通言》兼善堂刻本中,目录第十六卷题作《张主管志诚脱奇祸》。不同于其他道德品质,“诚”是从古到今人们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如《周易·文言》中有“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1]《中庸》中亦有“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2]《孟子》中亦有相似的论述。可以说“诚”构成了社会中人与人交往的基础。在《小夫人金钱赠年少》中,张胜面对情色与钱财的诱惑,能不为所动,始终践行“志诚”品质的行为准则。

此外,《小夫人金钱赠年少》与《金瓶梅词话》以及《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在第一回,第二回,第一百回的情节与语言上有诸多相似之处。尽管《金瓶梅词话》早于“三言”发行,但《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却晚于“三言”。“三言”与《金瓶梅》大体处于同样的文化环境,共时的创作与传播空间,两者间具有互文性。

一、“志诚”境界层面的溯源

《尚书·尧典》中有“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3]即“在心为志,发言为诗”^[4]《说文解字》中释“志”为“意也。从心之声”^[4],释“意”为“志也,从心察言而知意也。”^[4]说明在先秦、秦汉时期,“意”与“志”的含义是互通的,都指向人的内心,但二者意思又有略微的差别。相较于“意”,“志”“具有强烈的意向性,是主体人格的显现。”^[5]如孟子“以意逆志”中的“意”指向的是读者的认知和思维,而“志”指向的是作者的志向、信念、欲望等。除此之外,“志”还常常与君子的品格联系起来,如《孟子·公孙丑上》“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6]。“志”的强烈意向性以及君子人格的联系在后世得以延续,如陆凯“志励秋霜,冰洁玉清”;李白“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西厢记》“尚在湖海飘零,何日得遂大志也呵!”^[7]再如《警世通言》中的“刘翁夫妇料到女儿志不可夺”^[8]等。综合以上语义不难看出,“志”指向的是人们内心的意图、意象,且常常与高尚品格相联系。

再来看“诚”,《中庸》中认为,“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2]《孟子》中亦有,“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6]皆指出诚乃是天的本质属性,而追求“诚”则是人们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人之诚乃是上天赋予的,但并非所有人都能达到“至诚”的境界,达到“至诚”境界的圣人在道德生活中可以做到“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2]即他们内心极真诚,没有丝毫虚伪的成分,所以在行为中没有任何的勉强亦不需要刻意的思考。因而,要实现“至诚”,归根到底要做到内心的真诚不虚伪,而不是简单从行动上坚持“诚”和“善”。周敦颐受《中庸》“诚”观念的影响,在《通书·诚下》篇说:“圣,诚而已矣。诚,五常之

[作者简介]

[1]孟祥泽(2004-),男,山东济南,云南大学汉语言文学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为古代文学;

[2]赵千慧(2004-),女,辽宁抚顺,云南大学汉语言文学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为外国文学。本文二位作者不分先后,为共同第一作者。

本，百行之原也。静无动有，至正明达也。”^[9]认为圣人具有诚的品质境界，并视“诚”为“五常之本，百行之原。”与“诚之者，人之道也”在内在逻辑中有一致性，接下来，他还指出了“诚”的境界，即“静无而动有，至正明达也。”此是说具备“诚”之境界的人本身是无欲无求的，即没有任何的私心与私欲，只有人天性中的真与善；当人们感于外物，有所行动时，因为真诚如一，本性至善，没有私欲，所以其行为也“至正明达”即不需要任何强迫与刻意，便能做出中正的行为。此亦与孔子所说的“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相通。

所以，从境界层面来看，“志”即人的念头，意志，“志诚”就是说人的意志是极为真诚无私欲的，表现在行动中自然真诚而仁善，也就是“静无动有”。

二、“志诚”内容层面的溯源

从内容层面来看，“志”依旧指人的心志与意志，“诚”则主要表现为“忠信”与“忠孝”。

《说文解字》中释“忠”为“敬也。”^[4]，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注“敬者，肃也。未有尽心而不敬者。”^[4]所以“尽心曰忠”^[4]而自春秋、秦汉以来，“忠”又侧重于指政治生活中的道德品质，也就是臣对君“忠”，即臣要对君尽心，甚至肝脑涂地。臣对君“忠”的前提又是“信”，在中国古代，“诚”与“信”意思有互通之处，如《说文解字》便释“信”为“诚也。”^[4]表现在政治生活中即臣对君的真诚无欺。故“忠信”在中国古代的最基本含义便是臣对君真诚无欺、鞠躬尽瘁乃至肝脑涂地。中国古代小说话本中常常提及的诸葛亮、关羽、岳飞等人都是“忠信”的代表，在民间广为人知。进一步推而广之，“忠信”又可以延伸为在政治、经济层面的各个层级中，下对上的真诚无欺，尽心尽力。具体到中国古代，佃农或者家仆便必须对地主或者家主“忠信”。

另一方面，中国古代又常常将“忠”“孝”并举，在夏商尤其是西周时期，由于血缘常常是维系政治秩序的纽带，“建立的是‘家国一体’的宗法型政治结构”^[10]所以“忠”常常寓于“孝”之内。至战国时期，伴随着三家分晋，田氏代齐，原有的宗法血缘政治土崩瓦解，“孝”的范畴逐渐缩小至家庭生活之内，“忠”与之分离并逐渐成为政治生活的道德标准。汉代以后，伴随着大家庭一定程度的消解，个体小家庭成为国家构成的基础。因而对于仕宦家庭以外的绝大多数家庭而言，“忠”并未成为他们的道德重心，于是统治者便提出“以孝治天下”“忠孝一体”等观念，逐渐建构起“忠”“孝”并举的道德评判标准，使二者分别成为维系政治秩序与维系社会家庭伦理秩序的核心道德标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忠”“孝”并举，但亦有层次之分，“孝”为“忠”的前提和基础，而“忠”则为“孝”的最终目的，因而在“忠”“孝”之间当以“忠”为重。诸如舜、老莱子、董永等人的孝行在民间亦广为流传。

故而在内容层面“志诚”主要指家庭生活中人子对长者、尊者行孝、行忠的意念与行动，政治生活中臣子对君主尽忠的意念与行动。

三、“三言”创作之目的及《小夫人金钱赠年少》题目的玄机

要理解《小夫人金钱赠年少》中的“志诚”观，首先当理解冯梦龙写“三言”之目的，在《喻世明言》的叙言中，冯梦龙首先追溯了小说的发展史，将韩非、列御寇诸人称为“小说之祖”^[8]，并指出宋以来小说的鄙俗性，可以“谐于里耳”，正因其“谐于里耳”所以能为更多的普通百姓听懂，亦比《孝经》《论语》等经书更为打动人，从而足以起到教化之作用。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冯梦龙为何推韩非、列御寇诸人为“小说之祖”？盖韩非、列御寇、庄子等人长于寓言，于故事中寄托事理哲思，这与冯梦龙对小说功用的理解颇有相似之处；此外，将诸子推为“小说之祖”亦有着抬高小说地位的意图。此两点缘由与苏轼“自是一家”观，常州词派以屈骚比附温词的行为有相同之处。

第二个值得注意的点便是冯梦龙提出了其对小说功用的理解，即他认为相较于儒家经典，小说更通俗易懂，亦能更好的感化人心，起到教化之作用。这一观点也是其创作“三言”的重要目的。在《警世通言》中冯梦龙亦表达了相近的观点，认为小说不必拘泥于故事的真假，重点在于展现故事中的“理”，若“理”真，即使故事为“贻”，亦“不害于风化，不谬于圣贤，不戾于《诗》、《书》经史。”^[8]从而使里中儿根据故事中的“理”“推此说孝而孝，说忠而忠，说节义而节义，触性性通，导情情出”^[8]，实现教化的目的。《醒世恒言》中冯梦龙亦指出其作“三言”“以触里耳而振恒心”“为六经国史之辅”^[8]的功用。

理解了冯梦龙以小说教化百姓的创作观念，便不难理解“三言”书名的含义了，《喻世明言》颇有通过寓言故事使人明晓事理的意味。《警世通言》则是以通俗易懂又具有警示意味的小说来教化读者。《醒世恒言》则是说选入的故事有导愚之用，又并不枯燥乏味，故而可长时间广为流传。由此，《小夫人金钱赠年少》作为其中的一篇，标举“志诚”的伦理道德观也就不足为怪了。

颇有意思的是，在《警世通言》兼善堂刻本与衍庆堂刻本中，其目录上均将《小夫人金钱赠年少》题作《张主管志诚脱奇祸》，而正文中又将题目改为《小夫人金钱赠年少》。在三桂堂刻本中，目录和正文均题为《张主管志诚脱奇祸》。

且“三言”常常选入或改写前代话本故事，《寒山堂曲谱》引注有南戏《志诚主管鬼情案》，似与《张主管志

诚脱奇祸》之名有关，但惜并无传本，不足以作为有力证据。笔者认为不妨从冯梦龙的创作意图及题目构思角度来解释上述问题。从创作意图上来看，冯梦龙创作“三言”是为了寄事理道德于通俗故事中，以教化民众。而一书目录的最初作用便是解释作品的创作缘由，概括作品的大致内容，表达作者的观点态度，这一作用尽管在后世逐渐被作品的序取代，一书目录逐渐成为方便读者检索的工具，但其概括内容，表达作者观点的作用时至今日依然存在。既然如此，那么目录题为《张主管志诚脱奇祸》无疑可以在第一时间使读者得知其中的劝诫意味，有利于达成教化的目的。

但诚如涂秀虹所说，“冯梦龙的题目着眼于人物情节发展的因果线索”^[11]。正文题目《小夫人金钱赠年少》正体现了整篇故事情节发展的因果线索，盖本故事共有三条线索，第一条线索为张士廉娶王招宣府小夫人为妻，后王招宣府一串一百单八颗西珠数珠不见，于是便派人至张士廉家搜查，小夫人自杀，张士廉被毒打监禁后放回，后于张胜家寻得此珠，终于重整家业。第二条线索是王招宣府小夫人因言语失宠，将被王招宣嫁与他人，在府内时她又盗得了一串一百单八颗西珠数珠，后被媒人欺骗嫁给了年长几十岁的张士廉，因而闷闷不乐。某日，小夫人在门外看街时看到了铺子中的张胜，于是顿生好感，有意与其行有失伦常之事，然张胜后闭门称病，小夫人并无接触机会。后东窗事发，小夫人自杀，因对张胜情意深重，故死后意念未消，化作鬼魂，为张胜一家收留，然二人终未发生不正当关系，后张士廉到访张胜家，小夫人知自己与张胜再无可能，遂意念消散。第三条线索为张胜某日无意见到小夫人，受其金银衣物相赠，回家后将此事告知母亲，其母担忧儿子因此生祸，于是让其闭门不出，后元宵看灯，张胜始出家门，竟偶遇小夫人，小夫人告知他张士廉家被抄，自己无处可依，请求张胜收留，张胜心生怜悯，于是告知母亲，母亲亦为人心善，将小夫人收留，后小夫人虽多次暗示张胜行乱伦之事，然张胜“志诚”，不为所动。后张胜偶遇张士廉，得知小夫人竟已死，对家中小夫人心生疑虑，后张士廉到访，家中小夫人竟不见踪影，确信其果真为鬼，因“志诚”躲过一难。

这三条线索全是以小夫人起，小夫人一线自不必说，张士廉也是因娶小夫人才遭遇了后续的变故，张胜后续的一系列行为也是因小夫人起。三条线索又全是以小夫人终。另一方面，这三条线索又全是因金钱起，又以金钱终。表面上看，此金钱指的是小夫人赠张胜钱财一事，与张士廉无关，但进一步看，金钱所指实为财，小夫人因贪财而盗珠，最终身死，张士廉又何尝不是贪财呢？其娶亲的第三件事便是要求“有十万贯房奁的亲来对付我。”，结果却不料遭遇横祸，最终幸而寻得数珠才重获家产。在张胜线索中，金钱又与情紧紧联系在一起，其线索亦是因小夫人赠金钱起，又以归还数珠终。在这三条线中，小夫人和张士廉全是因没有节制的情欲与贪欲才导致劫难，唯独张胜坚守本心之诚之善，所以才免遭劫难。因而，以《小夫人金钱赠年少》为题无疑更有利于揭示故事的情节线索。至于三桂堂刻本将正文亦题为《张主管志诚脱奇祸》，则是书商出于追求目录与正文题目的统一性所为。可能并未重视正文题目的对偶性，亦没有重视《小夫人金钱赠年少》一题与情节线索的密切关系。

四、《小夫人金钱赠年少》中“志诚”观的体现

从“志诚”的境界层面来看，张胜对小夫人并无非分之想，做到了“静无”，故而即使小夫人三番五次暗示张胜，张胜亦不为所动，始终以主母待之，在“动有”时并不纠结与勉强。

从“志诚”的内容层面来看，不仅兼善堂刻本第十六回体现了“忠信”与“忠孝”，第十五回亦体现了这两种道德品质。盖冯梦龙在“三言”篇目的编排当中采用了对应原则，即每两卷题目成对偶句，内容互相补充呼应。从题目上来看，《金令史美婢酬秀童》与《小夫人金钱赠年少》构成对偶。从内容上来看，秀童与张胜相互呼应，都具有“忠信”与“忠孝”的品质，在《金令史美婢酬秀童》中，秀童是金满家的小厮，二人构成的是主仆关系，但金满又将他视为过继的义男，二人构成父子关系。秀童在对待金满时既有对他的忠，又有对他的孝。如当遭到阴捕毒打，奄奄一息，被金满逼问时，秀童并未痛骂金满，反而说：“又见爹信了野道，召将费钱，愈加不乐，不想道爹疑到我身上。今日我只欠爹一死，更无别话。”^[8]即使真相大白遭到冤枉亦没有怨恨金满之意，说的是“这砍头贼！你便盗了银子，却害得我好苦。如今我也没处伸冤，只要咬下他一块肉来，消这口气。”^[8]除“志诚”在两篇中都有所体现外，金满信奉道人神将与张士廉信奉道士道疏、金满之圆滑事故与张士廉之“精明”贪婪亦相呼应。此外，秀童与张胜最终都获得了好的回报，亦体现了作者宣扬“志诚”的意图。

下面再来看张胜的“忠信”与“忠孝”，一方面，张胜作为张士廉铺子的主管，应当对张士廉“忠信”，而他确实亦做到了。比如，张胜对小夫人从未动过邪念，只以主母待之。再比如，张胜并没有因一己私欲偷藏价值连城的数珠，而是将数珠下落如实告知张士廉。足见其对主人尽忠无欺。另一方面，张胜亦做到了“忠孝”，比如，当母亲不让他去张士廉铺子时，张胜并没有违背母亲意愿；元宵节看灯与王二哥走^[8]散时，张胜第一时间想的是“只我先到屋里，我娘便不焦躁。若是王二哥先回，我娘定道我那里去。”担心母亲挂念自

己。当小夫人请求张胜收留时，张胜亦没有自作主张，而是先请示自己的母亲，足见其孝。

综上所述，在面对有违伦常的情事以及来源不正的财物时，张胜并没有为情欲与贪欲所惑；相反，他并没有任何不正当的想法，无一己之私欲，在具体行动时，亦践行了“忠信”与“忠孝”的品质，没有内心的纠结，更无表里不一的行径。其“忠诚”的道德品质符合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与社会家庭生活中最为核心的“忠”“孝”的品质，因而冯梦龙选入此篇，以告诫、教化普通民众。

五、《小夫人金钱赠年少》与《金瓶梅》的互文性

“互文性”这一理论最早由法国批评家“克里斯蒂娃”正式提出。在《巴赫金，词语、对话和小说》一文中克里斯蒂娃写道“任何文本的构成都仿佛是一些引文的拼接，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个文本的吸收和转换。互文性概念占据了互主体性概念的位置。诗性语言至少是作为双重语言被阅读的。”^[12]在《文本的结构化文体》中，她写道“文本是一种文本置换，是一种互文性：在一个文本的空间里，取自其他文本的各种陈述相互交叉，相互中和。”^[12]尽管以上两段文字并不足以展现“互文性”理论的全貌，但却揭示了“互文性”理论的一个重要特性，即任何文本都不是完全孤立存在的，各文本之间的陈述是相互交叉和转换的。

诚如李桂奎在《〈金瓶梅〉与“三言”之“互文性”及相关悬疑破解》中所说，“尽管‘三言’较《金瓶梅》‘词话本’晚出数年，但我们不要忽视二者基本上处于一个共时的话语空间之中，况且出版时间的前后并不绝对代表创作或编辑时间的先后，而且某单位时间内的文学共时创作本身也容易造成双向渗透。”^[13]在“三言”与《金瓶梅》文本的创作过程中，二者可能在一个共时的话语空间中，双向渗透，进而导致二者在文本内容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而《警世通言》中《小夫人金钱赠年少》一篇，恰恰很好体现了“三言”与《金瓶梅》文本内容的相互渗透。

从内容上来看，《金瓶梅词话》第一回中，年过六旬的张大户买了两个使女，其中一个便是潘金莲，潘金莲年幼时则被卖在王招宣府里，这与《小夫人金钱赠年少》中张士廉、小夫人的出场形象极为相似。第二回中潘金莲帘下偶遇西门庆亦与《小夫人金钱赠年少》中小夫人帘下遇张胜颇为相似。再如一百回中春梅托金匱送李安衣服与银元，李安回家告知母亲，母亲让其闭门装病，亦与《小夫人金钱赠年少》中情节颇为相似。此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为明末时期《志诚张主管》的故事却乎存在，被兰陵笑笑生和冯梦龙同时使用。第二种可能即《金瓶梅》与《小夫人金钱赠年少》在创作过程中双向渗透，甚至兰陵笑笑生与冯梦龙关系密切。无论哪种可能，都足以说明二者间存在互文性。此外，两者在语言上亦极为接近，试看以下两段标注部分：

一日冬月天气，李安正在班房内上宿，忽听有人敲后门，忙问道：“是谁？”只闻叫道：“你开门则个。”李安连忙开了房门，却见一个人抢入来，闪身在灯光背后。李安看时，却认的是养娘金匱。李安道：“养娘，你这晚来有甚事？”金匱道：“不是我私来，里边奶奶差出我们来。”李安道：“奶奶教你来怎么？”金匱笑道：“你好不理睬得，看你睡了不曾，教我把一件物事来与你。”向背上取下一包衣服，“把与你。包内又有几件妇女衣服与你娘。前日多累你押解老斧行李车辆，又救得奶奶一命，不然也乞张胜那厮杀了。”说毕，留下衣服出门。走了两步，又回身道：“还有一件要紧的。”又取出一锭五十两大元宝来，撇与李安，自去了。^[14]

其日却好正轮着张主管值宿。门外面一间小房，点着一盏灯。张主管闲坐半晌，安排歇宿，忽听得有人来敲门。张主管听得，问道：“是谁？”应道：“你则开门，却说与你！”张主管开了房门，那人踉将入来，闪身已在灯光背后。张主管看时，是个妇人。张主管吃了一惊，慌忙道：“小娘子你这早晚来有甚事？”那妇人应道：“我不是私来，早间与你物事的教我来。”张主管道：“小夫人与我十文金钱，想是教你来讨还？”那妇女道：“你不理睬得，李主管得的是银钱。如今小夫人又教把一件物来与你。”只见那妇人背上取下一包衣服，打开来看道：“这几件把与你穿的，又有几件妇女的衣服把与你娘。”只见妇女留下衣服，作别出门，复回身道：“还有一件要紧的到忘了。”又向衣袖里取出一锭五十两大银，撇了自去。当夜张胜无故得了许多东西，不明不白，一夜不曾睡着。^[14]

从标注部分不难看出，两者处在共时的话语空间中，所以语言接近，存在互文性，并且亦不能排除冯梦龙与兰陵笑笑生关系密切，二者在创作过程中确实有着相互引用、借鉴文本的可能性。

此外，《金瓶梅》与《小夫人金钱赠年少》之题目亦存在相似性。《金瓶梅》之“金”代表的是金钱，“梅”代表的是女色。而《小夫人金钱赠年少》中，小夫人亦代表了女色，“金钱”则代表着钱财，尽管财色二欲在各类话本小说中屡见不鲜，冯梦龙和兰陵笑笑生皆以此为题材也不足为怪，但亦足以说明两者处于同样的话语空间与文化环境。又，张主管与小夫人故事中的相关信息在《金瓶梅》其他回中并没出现，独出现在第一回、第二回和最后一回。若此为巧合（一二回中交代潘金莲身世及其与西门庆初识的情节，作者引用、借鉴了张主管与小夫人故事中的叙事套路和模式，最后一回庞春梅勾搭李安亦借鉴了该套路和模式，并不排除因情节需要作者套用了该套路，而这两段情节又恰好在故事开头和结尾的巧合）那创作者屡屡借鉴该

模式是否能说明其与民间的说话艺人有着密切联系呢？（前提是张主管话本在“三言”以前确实存在），若此确实为作者刻意安排，他又想表达什么呢？其与说话艺人或冯梦龙的关系又是如何呢？

综上所述，以上诸多信息虽不足以证明《金瓶梅》与“三言”《小夫人金钱赠年少》存在直接的引用、借鉴，但足以说明二者处于同样的文化环境与共时的话语空间，具有“互文性”。同时，亦可以侧面论证《金瓶梅》大致为明万历时期所作，创作者与冯梦龙或说话艺人（也有可能两者都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六、结语

从以上的论述中不难看出，“志诚”实为中国古代统治阶层用以维系政治秩序以及社会家庭伦理秩序的最为核心的品质，冯梦龙《警世通言》中存《张主管志诚脱奇祸》一篇，足见其教化普通民众的意图。另一方面，同其“情教”观类似，冯梦龙亦旨在将“三言”建构一个完整的体系，因此无论是在书名选择上，还是故事编排上，都有一定的体系性和逻辑性，最为明显的特点便是，上下两回的题目常常对偶，其内容亦常常相互呼应，以此将中国古代之重要伦理道德规范都纳入自己的“三言”中，来实现教化之目的。

另一方面，《金瓶梅》与《小夫人金钱赠年少》处于同样的文化环境下，亦大致有着共时的创作与传播空间，因而二者之文本相互渗透、交叉，具有互文性，表现为情节与语言有诸多相似之处。借助互文性理论，亦可以辅助研究者更好的研究《金瓶梅》的创作时间及创作者等问题。

参考文献：

- [1] 黄寿祺,张善文译注.周易译注[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 [2] 王国轩译注.大学·中庸译注[M].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 [3] 曾运乾,黄曙辉点校.尚书[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 [4] (汉)许慎著; 汤可敬译注.说文解字[M].北京: 中华书局, 2023.
- [5] 周才庶.孟子“以意逆志”论的阐释[J].孔子研究, 2009, (06): 48 - 54.
- [6] 金良年译.孟子译注[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 [7] (元) 王实甫注;张燕瑾校注: 西厢记[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2.
- [8] (明) 冯梦龙著.警世通言[M].北京: 中华书局, 2014.
- [9] 朱伯崑.易学哲学史[M].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5.
- [10] 朱汉民.忠孝道德与臣民精神——中国传统臣民文化分析[M].河南: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
- [11] 涂秀虹.从“三言”看冯梦龙的贡献[J].明清小说研究,1997,(01):102 - 113.
- [12] 秦海鹰.互文性理论的缘起与流变[J].外国文学评论, 2004, (03):19 - 30.
- [13] 李桂奎.《金瓶梅》与“三言”之“互文性”及相关悬疑破解[J].明清小说研究, 2016, (01): 15 - 30.
- [14] (明) 兰陵笑笑生著; 陶慕宁校注; 宁宗一审定.金瓶梅词话[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The Concept of "Sincerity and Loyalty" in "The Little Lady Gives Money to the Young Man" and Its Intertextuality with Jin Ping Mei

Meng Xiangze,Zhao Qianhui

Yunn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Feng Menglong's creation of "Sanyan" (Three Collections of Short Stories) is to educate the general public. He adopted the principle of correspondence in the arrangement of the stories, that is, the titles of every two volumes form an antithetical couplet, and the contents complement and echo each other. Among them, Chapter 15 and Chapter 16 of Jing Shi Tong Yan (Stories to Warn the World) complement and echo each other, jointly expressing the theme of "sincerity and loyalty". In the aspect of realm, "sincerity and loyalty" is manifested as "stillness in the absence of movement and existence in movement", and in the aspect of content, it is manifested as "faithfulness and loyalty" and "filial piety and loyalty". These two aspects jointly construct the core ethical and moral values and code of conduct of the general public. In addition, "The Little Lady Gives Money to the Young Man" and Jin Ping Mei are in the same cultural environment and synchronic discourse space, and there are phenomena of mutual intersection and penetration in the texts, showing intertextuality.

Keywords: Sincerity and Loyalty; Zhang Sheng; Intertextuality; Jin Ping Mei